

百花洲文艺

江南风景

端木蕻良 著

HUAZHOU WENKU

江西人民出版社

46.5

百花洲文库

(第一辑)

江南风景

端木蕻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6.7 万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江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统一书号：10110·199—② 定价：0.34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老作家端木蕻良的《江南风景》等三部中篇小说，都是描写抗日战争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江南风景》描写了抗战大后方江南一小镇的各种势力的斗争情况：有的主张坚决抗战，有的顽固主张投降；当地的爱国人士伍老先生独子被敌机炸死，家园被毁坏，国家又受到欺凌，他记取中华民族抗倭的光荣传统和科学三大发明，幻想从祖宗的光荣业绩中吸取知识，来对付那时向小镇进犯的大敌；他诚恳执着，坚信自己的作为是能生效的，结果，却被恶势力所吞食。《柳条边外》写的是同时代的东北一个小角上的事，如作者所说是“在追随了故乡的义勇军的愉快的行进里”写成的。《鞭下》写的是沈阳在敌伪统治下的一段故事。三篇小说，同一题材，反映抗战，有南有北，有对照，有呼应，富有时代气息，可以窥见抗战时中国面貌之一斑。

《百花洲文库》创办缘起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业已解除，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竞相出版，百花齐放，形势喜人。我社在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之余，决定再着手编印《百花洲文库》，不仅仅是为了给出版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春光中再奉献一束鲜花，更主要的是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在绚丽多姿的园囿中弥补某些空白与不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史料，是文艺工作者借鉴、参考和研究的对象；但有关书刊多已绝版，解放后幸存的一部分，在十年内乱中又几乎销毁殆尽；而这方面的图书目前重印的并不多。

古典文学方面，《全唐诗》、《全宋词》等，多是整部发行，定价昂贵，非一般读者所能买得起；而唐诗、宋词、元曲的大部分作家的别集、专集，至今单行本供应甚少。许多值得重印流通的初刻木版本图书，也尚未铅印出版。

外国文学的介绍，近来盛况空前，但选材不是倾向于巨著，就是着眼于推理小说一类的“畅销书”。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合理要求，我们拟以新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精选书目，以统一的版本，适合一般购买力的定价，提供一套《百花洲文库》。

新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先重印一些“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文学创作及论著。

古典文学方面，我们计划选印一些篇幅不多的诗、词、戏曲、散文的专集、别集，侧重于以前没有单行本的著作。此外，也将编印一些古典名著注释本。

外国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同时编印一些短小精炼的文学名著的译文和重印一些旧有的优秀译本。

收入《百花洲文库》的作品，凡属旧书，此次编辑重印，一般均由原作者、译者新写序跋，重加修订；凡属新作、新编、新译，则从名家著作中精选。

《百花洲文库》以十种为一辑，每种十万字左右；每辑同时出版，可以合购，也可以零售。

出版这样的文库，我们还没有经验，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三月

新版前言

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日的枪声，在一位士兵的手上打响了。

这第一声枪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也给统治者捅下了大漏子，使统治者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唇舌：一面要上海人民不抵抗，一面向日本强权陪礼道歉。

但是，有着光荣历史的上海人民，对抗日是坚决的。人们认定，毁家没什么了不起，而保卫祖国，投身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洪流里，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孤岛的命运，很快就要在这片土地上降临，新的阵地，正在开辟。我随着人流，也离开了上海。

许多朋友都走了，在我决定也走的时候，枫陵桥已经封锁了。放在红十字会医学院朋友处的东西，都无法去取，我只有空着手离开了上海。

走到半路，天气转凉，无衣可加，便患了重感

冒，从而，风湿病也犯了，走路很不方便，只好在浙江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准备等病好一些再出发去武汉。

在这个偶然的机遇里，闯进我眼里的，却是一个不偶然的世界：

原来，一个小镇，比一个大地方更容易看得清楚，它几乎就是旧中国的一副缩影。

对于一个走路不方便的人，把中国缩小了，移到眼前来看，使人便于了解到更多的事物，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我虽然在行动上受到限制，却也有了另外一种收获。否则，我是不会在这个小镇停下一段时间的。

在这个小镇上，如果把汽车、无锡快、报纸、电话、洋货等等除外，就使人认不清它还有殖民地的那半面，而只剩下封建社会的这半面了。

在这个小镇上住下来，根本用不着什么钟表，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只要记得几种声音，就不会耽误什么事儿的。如：

晚饭后，末班无锡快靠岸了，人们下了船，这小镇一天的活动，就宣布终结了。早上，有载重汽车沿着公路开去，在镇头小桥经过时，从一块跷起来的桥板上辗过去，桥板便发出“咯噔”的一响，比鸡叫还准，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了。而这块跷起来的桥板，从没有人来修理过，它就点缀着那战时

的大后方，同时，联结着绵长的海防线。每当卡车碾在它身上时，从不忘记“咯噔”一声，它仿佛要在人的心头打个结似的，要人们记得：上海的后方，就是这样在“咯噔”声中打发日子的。

明知报纸不可靠，但也饥渴地盼望着，盼望报纸早来。如果有一天报纸迟到，便在心中引起漫天猜测。信件就更加可贵了。不光我这样，整个小镇也都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前方是在打仗哩。因此，在当时浙江这个小镇上，如果说它象死水一般，那是不确切的。

很快，我就感到有两种人在我周围。一种是主张抗的，他们没有忘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狼要进门来，只有想办法和它斗智斗勇，对它陪礼道歉是得不到活路的，我见到的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有这种想法。一种是主张降的，他们又往往掩盖心中本意，而在嘴巴上叫得比别人都响，说得是哇啦哇啦，想的是啼哩哗啦！而这些人恰恰都和上海南京有着联系。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没有什么。但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阻碍着抗战。在这些人的头脑里面，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被抛弃了，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则不起什么作用，只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枷锁，成为他们拜物教的偶像……整个这种势力，就凝结成为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力量。在封建社会解体的时候，贵族和官僚，很快就向帝

国主义伸出求爱的手来，而帝国主义也乐于扶植最后的封建残余，来取得他们的感激和合作。

这种情况，在小镇的发展史上，已经显得陈旧了，它即将写进新的一天，使这种卑污的历史，重新演出一场闹剧来，尽管这个舞台过于狭小，也都会全不在意呢。

※

※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在欧美，流行一种习惯，作者总喜欢作出这种声明：

“故事纯属虚构，如果有与故事情节相符的情况发生，则纯属巧合，特此声明在先……”

反之，我国也有一个传统习惯，总爱去猜想故事是写某人某事的，这个风气由来已久，从《唐宋传奇》就有这个风气……据说“阿桂”，也就是“阿Q”的前身，这个索隐派的历史，不能算短了。

我想，《江南风景》既无须声明它纯属虚构，也无须“卖关子”，说它确有其事，我看还是以鲁迅先生见解为准。我写的人物居处在浙江，他的脑袋也可能在某地。但是我们也不妨看开点儿，谁要愿意把破罐子往自己脑袋上套，就随他的便好了。

过去，尽管有《江总白猿记》，我看，也没有一个人相信“江总”就是“白猿”的。这条旧闻的价值，与其说它是文艺性的，还不如说它更具科学

性，因为，至少可以知道，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我国就发现了白猿这种珍贵的动物了。

我确实遇到过一些爱国老人，他们多的是爱国心，以我们的祖先感到自豪，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但是，为什么国家在百年以来，还处处都在屈辱中讨生活？他们不甘于这种生活，想找到出路，但又苦于没有办法……

从这个小镇的缩影，再放大到全国去，再从全国收缩到这一小镇上来，这样一收一放，一反一复，唤起我许许多多想法，使我很想把这一瞬间的感受记录下来。

旧中国是说不上什么海军的，浙江的海岸线是比较曲折的，日寇从任何一个渔港都可以偷袭登陆。我在小镇养病时，就翻阅过地图，询问当地老百姓，那些地方可以被敌人偷袭登陆，老百姓对我说不止一个地方。而我离开小镇以后不久，日寇恰恰就在老百姓指过的地方偷袭登陆的。

伍老先生是当地人，他知道的自然比我清楚得多。他很可能悟出许多道理来，他脑子里面，当然，也会装满我们历史上抗倭的光荣记录，祖宗的三大发明，他是知道的。这些发明，在我们手上促进过历史的发展。但现在，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来对付我们来了。“是可忍，熟不可忍！”老先生凭着一股主观愿望和天真的幻想，他想从祖宗的光荣业绩

中汲取知识，来对付那时向小镇进犯的大敌。他既诚恳又执着，坚认自己这种作为，是可以生效的。他决没有想到，凭着这么一点儿幻想，牵引他作出小孩子们作过的试验，以致使自己被恶势力吞食。当然，伍老先生的被毁灭，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才刚刚开始……

※

※

动荡的时代，流浪的生活，安排我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因之，许多作品都是挤出来的，刚写完这个，乘着热气又赶写那个，写作时间既不集中，发表地区也很分散，过去既没把它集结成为集子，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再加上这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过去的作品，在我手中也荡涤无存了。

记得是一九四〇年，我在香港，继《大江》、《新都花絮》之后，便写了《江南风景》。当时，这篇东西，完全是被戴望舒给挤出来的。那时，他正主编“星座”，并要我能为美国《小说》杂志写一个长篇，要以滨海一家人逃难到内地的遭遇为内容。他还把《小说》杂志的约稿信给我看，信上说：“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出，写得越长越好。”

这样的题材，对我是比较熟悉的，单是我亲戚朋友的遭遇，就可以写个没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办。那时，有人说我在香港，正营筑“香巢”，（请看，在香港就连“巢”

也必然是香的。)如果,我再拿美钞,岂不把灵魂也换成美钞了吗?我本来就不是大勇者,在这时,更不想冒充。因此,在写了《江南风景》之后,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这篇东西写出后,是否就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发表过,我也记不得了。

孙寒冰在港期间,曾要我编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他和张志让、冯和法、贾开基等在重庆创办文摘社,出刊《文摘》。《文摘》是当时销路很广的杂志。大时代书局也就是《文摘》在香港的代理机构。我在重庆时,孙寒冰约我为《文摘》社编过《文摘副刊》。所以,为“大时代书局”编文艺丛书,也是义不容辞的。

记得当时出过楼适夷、戴望舒、冯亦代、叶灵风等人的议著集子。孙寒冰一定要我也出一本集子,这便是《江南风景》得以问世的由来。但单单一篇《江南风景》太短,刚好手头还有一个在“八一三”前写的中篇小说,原名大概叫《突击》,曾经发表在胡风编的《文艺联丛》上面。我对《突击》这个篇名,感到和当时一些作品的篇名容易混同,所以在编集时,就把它改成《柳条边外》了,这样改,更容易突出地方色彩。我想,把《柳条边外》和《江南风景》编在一起,作为单行本,一南一北,既有对照,又有呼应,同时,可以在抗战期

间，看出两种中国人来。

应该感谢孙寒冰向我索稿，并且愿意为它出版。不过，香港沦陷后，《江南风景》就不再流传了。国内很少看到，三十多年来，只能在我的作品目录中见到它。连我自己也再没见到它，当然更谈不上再版的机会了。在这里，我想还应该感谢香港的许定铭先生，他收集到这个本子，予以复印，提供给一些热心研究的部门，使我也有再度能见到它的机会。

现在，承江西人民出版社愿意使它重新和读者见面，这对我来讲，是很感谢的。并且，也向香港给我寄书来的朋友致意，没有这些朋友们的帮助，《江南风景》的再版还是需要时日的。

因为要再版，对四十年前的作品，说什么也应仔细审阅一下，但由于手头长篇放不下，再加上经常供血不足，时而缺氧患病，因而只能就手翻翻，目前来进行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让它保持原样吧，让《江南风景》这个集子，完全以四十年前的面貌，与今天的读者相见吧！这样，也可以看到生活在我生命旅程中的一段投影。

※

※

我想就《江南风景》这个故事本身，再说几句。

原来，《江南风景》酝酿时间较长，但写作时

间却极短。许多情节，可以说只划出一个轮廓来。有的人物开始渲染了一下，到后来就无下文了。好些地方交待得也不清楚。如写伍老先生的独子“都都”被敌机炸死，以及死后对伍老夫妇的打击，都应作些心理刻画。又如伍老先生怀着满腔仇恨，废寝忘食研究飞灯，可以从太太口中一再叮嘱亲属和仆人，不要在伍老先生面前露出一个“都”字来，以致后来在伍老先生家中，连“都都”的名字，也消逝了，而伍老太太则随时随地为了丧子独自心碎。

对伍老先生这个人物，也可以明白点出，他梦想扭转现实，想用过去扭转现在，在被投降派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生命的时候，他的眼睛还在看着天空，看到浮游的红灯在飞起来……这样一个爱国老人，反而不能见容于这个世界，却被发明火药的祖国中的刽子手们，用 TNT 将他杀害……

《江南风景》是用一则电文来结束的，而这则电文确是实录。电文突出的报导钱塘江和西湖，在浙赣路江边站最后一次客车开出后，杭州就成为一座死城，景象凄凉，已非昔比。唯有南山朱梅和西泠松柏还有颜色。这也可以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吧。因为这时统治阶级的上层正在忙于布置的，不是“抗”，而是“降”，不是鼓吹抗战思想和力量，恰恰相反，是扶植投降派。在这种情况下

下，这个小镇就成了当时大后方的一个缩影了，连伍老先生这样的爱国人士，也遭到了这等悲惨的命运。

.....

※

※

这个集子原来只有《江南风景》和《柳条边外》两个不长的中篇，编者觉得篇幅不够，要我再加进一两篇过去的作品。目前，我手头除了一些热心的朋友寄来几页我过去作品的目录外，原作几乎没有。因此，要出的集子都是一拖再拖，直到现在也找不齐。既然难以凑齐，更谈不上挑选了。幸好前两年香港朋友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其中比较长的一篇《轭下》，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时写的，是写沈阳在敌伪统治下的一段故事，当时也曾发表在胡风编的《文艺联丛》上。就手头所有，先加进这一篇吧，都是描写抗日战争的，收集在一起，还是比较合适的。

请允许我再次向江西人民出版社、国内外友人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端木蕻良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新版前言..... (1)

江南风景..... (1)

柳条边外..... (55)

轭 下..... (98)

后 记..... (125)

江南风景

浙江省政府挪到绍兴来了，这一个晴天霹雳传到蒿坝之后，全镇的人们，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了。据撑船的阿三说，省政府的文件、档案、卷宗，都是昨天夜里用九辆大汽车载出来的，运到绍兴来了。而省府的官印则确确实实是在一个礼拜之前，由省主席用黄缎子裹着，亲手捧上小汽车，运到丽水的。这是省府开汽车的阿祥，在蒿坝“上水”的时候，亲口对他说的。不过据查烟酒的张巡扞说，运到丽水的事，是故意放空气，寄存在本镇李缙绅的家里倒是真的了。因为前三天李缙绅到省里走了一遭，便是护着印一道回来的，不过事关大局，不能对外发表就是。双方都有理由，都有根据，所以这谣言在镇上流传的时候，也都分成两派：一方面以为官印放在李缙绅家里，最有道理。这里离杭州很近，一等日子稍稍太平，便可马上搬回去，仿佛开初就没有挪过了一样。一方面则以为